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滅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

話表八金剛既送唐僧回國不題。那三層門下，有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、六丁六甲、護教伽藍，走向觀音菩薩前啟道：「弟子等向蒙菩薩法旨，暗中保護聖僧，今日聖僧行滿，菩薩繳了佛祖金旨，我等望菩薩准繳法旨。」菩薩亦甚喜道：「准繳，准繳。」又問道：「那唐僧四眾，一路上心行何如？」諸神道：「委實心虔志誠，料不能逃菩薩洞察。但只是唐僧受過之苦，真不可言。他一路上歷過的災愆患難，弟子已謹記在此，這就是他災難的簿子。」菩薩從頭看了一遍，上寫著：蒙差揭諦皈依旨，謹記唐僧難數清：

金蟬遭貶第一難。出胎幾殺第二難。
滿月拋江第三難。尋親報冤第四難。
出城逢虎第五難。折從落坑第六難。
雙叉嶺上第七難。兩界山頭第八難。
陡澗換馬第九難。夜被火燒第十難。
失卻袈裟十一難。收降八戒十二難。
黃風怪阻十三難。請求靈吉十四難。
流沙難渡十五難。收得沙僧十六難。
四聖顯化十七難。五莊觀中十八難。
難活人參十九難。貶退心猿二十難。
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難。寶象國捎書二十二難。
金鑾殿變虎二十三難。平頂山逢魔二十四難。
蓮花洞高懸二十五難。烏雞國救主二十六難。
被魔化身二十七難。號山逢怪二十八難。
風攝聖僧二十九難。心猿遭害三十難。
請聖降妖三十一難。黑河沉沒三十二難。
搬運車遲三十三難。大賭輸贏三十四難。
祛道興僧三十五難。路逢大水三十六難。
身落天河三十七難。魚籃現身三十八難。
小雷音遇怪三十九難。普天神難伏四十難。
問佛根源四十一難。吃水遭毒四十二難。
西梁國留婚四十三難。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難。
再貶心猿四十五難。難辨彌猴四十六難。
路阻火焰山四十七難。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難。
收縛魔王四十九難。賽城掃塔五十難。
取寶救僧五十一難。棘林吟詠五十二難。
小雷音遇難五十三難。諸天神遭困五十四難。
稀柿衞穢阻五十五難。朱紫國行醫五十六難。
拯救疲癯五十七難。降妖取后五十八難。
七情迷沒五十九難。多目遭傷六十難。
路阻獅駝六十一難。怪分三色六十二難。
城裡遇災六十三難。請佛收魔六十四難。
比丘救子六十五難。辨認真邪六十六難。
松林救怪六十七難。僧房臥病六十八難。
無底洞遭困六十九難。滅法國難行七十難。
隱霧山遇魔七十一難。鳳仙郡求雨七十二難。
失落兵器七十三難。會慶釘耙七十四難。
竹節山遭難七十五難。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難。
趕捉犀牛七十七難。天竺招婚七十八難。
銅臺府監禁七十九難。凌雲渡脫胎八十難。
路經萬八千里。聖僧歷難簿分明。

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，急傳聲道：「佛門中九九歸真。聖僧受過八十難，還少一難，不得完成此數。」即命揭諦：「趕上金剛，還生一難者。」

這揭諦得令，飛雲一駕向東來，一晝夜趕上八大金剛，附耳低言道：「……如此如此，謹遵菩薩法旨，不得違誤。」八金剛聞得此言，刷的把風按下，將他四眾連馬與經墜落下地。噫！正是那：

九九歸真道行難，堅持篤志立玄關。
必須苦煉邪魔退，定要修持正法還。
莫把經章當容易，聖僧難過許多般。
古來妙合參同契，毫髮差殊不結丹。

三藏腳踏了凡地，自覺心驚。八戒呵呵大笑道：「好好好，這正是要快得遲。」沙僧道：「好好好，因是我們走快了些兒，教我們在此歇歌哩。」大聖道：「俗語云：『日灘頭坐，一日行九灘。』」三藏道：「你三個且休鬥嘴，認認方向，看這是甚麼地方？」沙僧轉頭四望道：「是這裡，是這裡。師父，你聽聽水響。」行者道：「水響想是你的祖家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他祖家乃流沙河。」沙僧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此通天河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仔細看在那岸？」行者縱身跳起，用手搭涼篷，仔細看了，下來道：「師父，此是通天河西岸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記起來了。東岸邊原有個陳家莊。那年到此，虧你救了他兒女，深感我們，要造船相送，幸白鼉伏渡。我記得西岸上四無人煙，這番如何是好？」八戒道：「只說凡人會作弊，原來這佛面前的金剛也會作弊。他奉佛旨，教送我們東回，怎麼到此半路上就丟下我們？如今豈不進退兩難？怎生過去？」沙僧道：「二哥休報怨。我的師父已得了道，前在凌雲渡已脫了凡胎，今番斷不落水。教師兄同你我都作起攝法，把師父駕過去也。」行者頻頻的暗笑道：「駕不去，駕不去。」你看他怎麼就說個駕不去？若肯使出神通，說破飛昇之奧妙，師徒們就一千個河也過去了。只因心裡明白，知道唐僧九九之數未完，還該有一難，故羈留於此。

師徒們口裡紛紛的講，足下徐徐的行，直至水邊。忽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唐聖僧，唐聖僧，這裡來，這裡來。」四眾皆驚。舉頭觀看，四無人跡，又沒舟船，卻是一個大白賴頭鼉在岸邊探著頭叫道：「老師父，我等了你這幾年，卻才回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老鼉，向年累你，今歲又得相逢。」三藏與八戒、沙僧都歡喜不盡。行者道：「老鼉，你果有接待之心，可上岸來。」那鼉即縱身爬上河來。行者叫把馬牽上他身，八戒還蹲在馬尾之後，唐僧站在馬頸左邊，沙僧站在右邊。行者一腳踏著老鼉的項，一腳踏著老鼉的頭叫道：「老鼉，好生走穩著。」那老鼉蹬開四足，踏水面如行平地，將他師徒四眾，連馬五口，馱在身上，徑回東岸而來。誠所謂：

不二門中法奧玄，諸魔戰退識人天。
本來面目今方見，一體原因始得全。
秉證三乘隨出入，丹成九轉任周旋。
挑包飛杖通休講，幸喜還元遇老鼉。

老鼉馱著他們，屣波踏浪，行經多半日，將次天晚，好近東岸，忽然問曰：「老師父，我向年曾到西方見我佛如來，與我問聲歸著之事，還有多少年壽，果曾問否？」原來那長老自到西天玉真觀沐浴，凌雲渡脫胎，步上靈山，專心拜佛，及參諸佛菩薩聖僧等眾，意念只在取經，他事一毫不理，所以不曾問得老鼉年壽，無言可答。卻又不敢欺，打誑語，沉吟半晌，不曾答應。老鼉即知不曾替他問了，就將身一幌，唵喇的淬下水去，把他四眾連馬并經，通皆落水。咦！還喜得唐僧脫了胎，成了道；若似前番，已經沉底。又幸白馬是龍，八戒、沙僧會水，行者笑微微顯大神通，把唐僧扶駕出水，登彼東岸。只是經包、衣服、鞍轡俱濕了。

師徒方登岸整理，忽又一陣狂風，天色昏暗，雷閃並作，走石飛沙。但見那：

一陣風，乾坤播蕩；一聲雷，振動山川。一個烟，鑽雲飛火；一天霧，大地遮漫。風氣呼號，雷聲激烈。烟掣紅銷，霧迷星月。風鼓的沙塵撲面，雷驚的虎豹藏形。烟晃的飛禽叫噪，霧漫的樹木無蹤。那風攪得個通天河波浪翻騰，那雷振得個通天河魚龍喪膽。那烟照得個通天河徹底光明，那霧蓋得個通天河岸崖昏慘。好風，頽山烈石松篁倒。好雷，驚傷傷人威勢豪。好烟，流天照野金蛇走。好霧，混混漫空蔽九霄。

諷得那三藏按住了經包，沙僧壓住了經擔，八戒牽住了白馬；行者卻雙手輪起鐵棒，左右護持。原來那風、霧、雷、烟，乃是一些陰魔作號，欲奪所取之經。勞攘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卻才止息。長老一身水衣，戰兢兢的道：「悟空，這是怎的起？」行者氣呼呼的道：「師父，你不知就裡。我等保護你取獲此經，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，可以與乾坤並久，日月同明，壽享長春，法身不朽；此所以為天地不容，鬼神所忌，欲來暗奪之耳。一則這經是水濕透了；二則是你的正法身壓住，雷不能轟，電不能照，霧不能迷；又是老孫輪著鐵棒，使純陽之性，護持住了；及至天明，陽氣又盛；所以不能奪去。」三藏、八戒、沙僧方才省悟，各謝不盡。

少頃，太陽高照。卻移經於高崖上，開包曬晾。至今彼處曬經之石尚存。他們又將衣鞋都曬在崖傍，立的立，坐的坐，跳的跳。真個是：

一體純陽喜向陽，陰魔不敢逞強梁。
須知水勝真經伏，不怕風雷烟霧光。
自此清平歸正覺，從今安泰到仙鄉。
曬經石上留蹤跡，千古無魔到此方。

他四眾檢看經本，一一曬晾，早見幾個打魚人來到河邊，擡頭看見。內有認得的道：「老師父可是前年過此河往西天取經的？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你是那裡人？怎麼認得我們？」漁人道：「我們是陳家莊上人。」八戒道：「陳家莊離此有多遠？」漁人道：「過此衝南有二□里就是也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，我們把經搬到陳家莊上曬去，他那裡有住有坐，又有得吃，就教他家與我們漿漿衣服，卻不是好？」三藏道：「不去罷，在此曬乾了，就收拾找路回也。」

那幾個漁人行過南衝，恰遇著陳澄，叫道：「二老官，前年在你家替祭兒子的師父回來了。」陳澄道：「你在那裡看見？」漁人回指道：「都在那石上曬經哩。」陳澄隨帶了幾個佃戶，走過衝來望見，跑近前跪下道：「老爺取經回來，功成行滿，怎麼不到舍下，卻在這裡盤弄？快請，快請到舍。」行者道：「等曬乾了經，和你去。」陳澄又問道：「老爺的經典、衣物，如何濕了？」三藏道：「昔年虧白鼉馱渡河西，今年又蒙他馱渡河東。已將近岸，被他問昔年託問佛祖壽年之事，我本未曾問得，他遂淬在水內，故此濕了。」又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。那陳澄拜請甚懇，三藏無已，遂收拾經卷。不期石上把《佛本行經》沾住了幾卷，遂將經尾沾破了。所以至今《佛本行經》不全，曬經石上猶有字跡。三藏懊悔道：「是我們怠慢了，不曾看顧得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在此，不在此。蓋天地不全，這經原是全全的，今沾破了，乃是應不全之奧妙也，豈人力所能與耶？」師徒們果收拾畢，同陳澄赴莊。

那莊上人家，一個傳□，□個傳百，百個傳千，若老若幼，都來接看。陳清聞說，就擺香案在門前迎迓，又命鼓樂吹打。少頃到了，迎入。陳清領合家人眷，俱出來拜見，拜謝昔日救兒女之恩。隨命看茶擺齋。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、仙餚，又脫了凡胎成佛，全不思凡間之食。二老苦勸，沒奈何，略見他意。孫大聖自來不吃煙火食，也道：「夠了。」沙僧也不甚吃。八戒也不似前番，就放下碗。行者道：「馱子也不吃了？」八戒道：「不知怎麼，脾胃一時就弱了。」遂此收了齋筵，卻又問取經之事。三藏又將先至玉真觀沐浴，凌雲渡身經，及至雷音寺參如來，蒙珍樓賜宴，寶閣傳經，始被二尊者討人事未遂，故傳無字之經，後復拜告如來，始得授一藏之數，并白鼉淬水，陰魔暗奪之事，細細陳了一遍，就欲拜別。

那二老學家如何肯放，且道：「向蒙救拔兒女，深恩莫報。已創建一座院宇，名之曰救生寺，專侍奉香火不絕。」又喚出原替祭之兒女陳關係、一秤金叩謝。復請至寺觀看。三藏卻又將經包兒收在他家堂前，與他念了一卷《寶常經》。後至寺中，只見陳家又設饌在此。還不曾坐下，又一起來請。還不曾舉箸，又一起來請。絡繹不絕，爭不上手。三藏俱不敢辭，略略見意。只見那座寺果蓋得齊整：

山門紅粉膩，多賴施主功。一座樓臺從此立，兩廊房宇自今興。朱紅隔扇，七寶玲瓏。香氣飄雲漢，清光滿太空。幾株嫩柏澆澆水，數榦喬松未結叢。活水迎前，通天疊疊翻波浪；高崖倚後，山脈重重接地龍。

三藏看畢，才上高樓。樓上果裝塑著他四眾之像。八戒看見，扯著行者道：「兄長的相兒甚像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你的又像得緊，只是師父的又忒俊了些兒。」三藏道：「卻好，卻好。」遂下樓來。下面前殿後廊，還有擺齋的候請。行者卻問：「向日大王廟兒如何了？」眾老道：「那廟當年拆了。老爺，這寺自建立之後，年年成熟，歲歲豐登，卻是老爺之福庇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此天賜耳，與我們何與？但只我們自今去後，保你這一莊上人家子孫繁衍，六畜安生，年年風調雨順，歲歲兩順風調。」眾等卻叩頭拜謝。

只見那前前後後，更有獻果獻齋的無限人家。八戒笑道：「我的蹭蹬。那時節吃得，卻沒人家連請□請。今日吃不得，卻一家不了，又是一家。」饒他氣滿，略動手，又吃夠八九盤素食；縱然胃傷，又吃了二三□個饅頭。已皆盡飽，又有人家相邀。三藏道：「弟子何能，感蒙至愛。望今夕暫停，明早再領。」

時已深夜。三藏守定真經，不敢暫離，就於樓下打坐看守。將及三更，三藏悄悄的叫道：「悟空，這裡人家。識得我們道成事完了。自古道：『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』恐為久淹，失了大事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說得有理。我們趁此深夜，人家熟睡，寂寂的去了罷。」八戒卻也知覺，沙僧盡自分明，白馬也能會意。遂此起了身，輕輕的擡上馱垛，挑著擔，從廡廊馱出，到於山門，只見門上有鎖。行者又使個解鎖法，開了二門、大門，找路望東而去。只聽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剛叫道：「逃走的，跟我來。」那長老聞得香風蕩蕩，起在空中。這正是：

丹成識得本來面，體健如如拜主人。
畢竟不知怎生見那唐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